

浅谈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

张志平

(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 云南 昆明 650208)

【摘要】泰戈尔是孟加拉短篇小说的真正创造者，他的小说不仅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时代风貌，而且在艺术上取得较高的成就。本文以其短篇小说为例，从选取典型事件来表现人物，以诗意的景物描写烘托人物，对比中彰显人物，跌宕起伏的情节中表现人物四个方面探讨其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塑造。

【关键词】泰戈尔；短篇小说；形象塑造

【DOI】10.125252/j.issn.2096-6288.2020.08.768

泰戈尔自己曾说过：“这些短篇小说一向是我的宠儿。”^①由此可见他对短篇小说的钟爱。在他一百余篇短篇小说中，不仅给我们描绘了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印度社会生活画卷，开掘了反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深刻主题，还为我们展示了一系列姿态各异、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他的小说人物何以给读者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呢？本文拟从他较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摩诃摩耶》等篇目来探讨其短篇小说中人物形象塑造的艺术特色。

一、简洁人物的一生和选取典型的事件来表现人物

一般来说，短篇小说限于篇幅，不宜对人物的一生作详细的描述，它总是撷取主要人物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或某一件事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反映社会生活。但是，泰戈尔的大多数短篇小说却不是这样，它们往往描写人物一生的坎坷遭遇和悲惨命运，有头有尾，而且入情入理。这类作品很多，小说《法官》开篇就点明青春已逝的卡希洛达又被一个男人抛弃，她绝望中抱着自己的孩子投井自尽。结果，孩子命丧黄泉，她被邻人救起并接受法官（即第一个糟蹋她又将她无情抛弃的男人）的无情判决。小说不足6000字，却描写了卡希洛达坎坷、辛酸的一生。《是活着还是死了》中讲述寡妇康塔宾尼被误当作死人送去火葬，死里逃生后却得不到亲朋认可，失去了身份认同，还是痛苦屈辱的活下去，还是以死了断尘缘？无奈之下，她毅然结束了自己凄惨、悲苦的一生。短小的篇幅中，作者把当时寡妇毫无社会地位，虽生犹死、甚至生不如死得悲惨境遇表现得淋漓尽致。其他如《还债》中的尼露波玛因娘家付不起牧夜费用，在婆家备受冷落、歧视，最终在虐待中郁郁而终；《姊妹》中的沙西因受父亲的委托照料自己弟弟，被狠心的丈夫折磨致死……

另外，通过主人公一生中最为典型的事件表现人物的作品在泰戈尔的全部短篇小说中也为数不少。在《愚蠢的拉姆卡纳伊》中，没有子女的古鲁巧在遗嘱中将财产全部赠给他的嫡妻包罗达顺陀黎，引起了弟媳、侄子诺包季季的嫉恨。为得到那笔遗产，他们处心积虑，不惜使用一切卑劣的伎俩。首先他们将老实巴交、心地善良的拉姆卡纳伊打发到贝拿勒斯，然后向法院控告罗达顺陀黎伪造遗嘱。然而，鉴别遗嘱的真伪必须由执笔人拉姆卡纳伊出庭作证。是昧心作伪证让妻儿得到遗产，还是实事求是、坦白交待实情，将自己儿子送进监狱，成了摆在拉姆卡纳伊面前的两难选择。在法庭上，他毅然决然地交待了事情的真相——当堂揭穿了他们的险恶用心，致使阴谋破产，贪婪的儿子也因此进了监狱。文中撷取了拉姆卡纳伊一生中的两件事，把人物置于真与假、美与丑、正与邪的残酷斗争中凸显其品质。透过法庭作证，读者看到拉姆卡纳伊的真诚、善良与邪恶的社会陋俗。

还有如《流失的金钱》中，贝德亚那德的妻子嫌弃自家的贫穷，逼迫丈夫到贝拿勒斯去淘宝，遂她发财的梦想。可是，一年后贝德亚那德两手空空而归，在妻子严寒冰霜的冷酷目光下，他当天夜里再次悄然出走。这些小说大多选取最具有代表性事件来塑造人物，反映一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风貌，塑造了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既有简洁的描写人物一生遭际，也有通过一件典型事件展现人物，呈现出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

二、以诗意的景物描写烘托人物

在印度人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无疑是和谐统一的。“人与自然的这种根本的统一关系不仅是印度人的一种哲学猜想，而且在感情上和行动上体验这种和谐已经成为印度人的人生目的……水、土、果实和花，都不只是用过就抛在一边的自然物，而是达到完美理想的必需之物，就像每一个音符对一首完整的交响乐一样不可或缺”。^②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泰戈尔认为，印度人同西方人的观点是根本不同的。西方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是敌对的，他们总是征服、掠夺大自然；而印度人把大自然看成是自己的朋友、情人，总是亲近、热爱大自然。

作为印度现代文学史上伟大的诗人和作家，泰戈尔一生创作了五十余部诗集，堪称“诗圣”。读他的作品，就仿佛读着一首首抒情诗，他的小说也不例外，通过景物描写来表现人物、推动情节的发展，人物与景物和谐共生成为他小说塑造人物的重要方法。用诗意的景物描写来烘托人物的性格，几乎呈现于他的每一篇作品中。在《摩诃摩耶》中，在摩诃摩耶答复罗普波的求婚前有一段景物描写：

正午有它独特的许多不可名状的哀音，此刻，一片静寂，这些声音清晰可辨了。破了的庙门，一半已经脱离门框，在风中时开时闭，低低地发出吱吱悲鸣。栖息在窗棂上的鸽子开始了咕咕的呻吟。在户外木棉树上的啄木鸟不停地发出单调的啄木声……河水猛然苏醒了，泛起涟漪，掠向岸边，淹没了河上的破石台阶……^③

这是一段具有象征意义的景物描写，午间的河边一片静寂，但在庙门的吱吱的悲鸣、鸽子的咕咕呻吟、苏醒的河水泛起涟漪……这一切声响在静谧的午间给人一种躁动不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一种不祥的预兆。主人公对罗普波的求婚，心里定然会掀起万丈狂澜，作者借助巧妙的景物描写暗示出主人公的情绪，让读者似乎听到了摩诃摩耶澎湃的心声。这里，景物与人物的情绪浑然一体，作者虽然没有正面表现她复杂的思想斗争，读者还是走进了人物的内心世界。她是勇敢的答应他的求婚，还是在强大的邪恶势力下屈服？这无疑是对她的考验。她拒绝了罗普波的请求，亲手葬送了也许是自己梦寐以求的爱情，也葬送了本可争取的幸福婚姻。这里，景物描写代替了人物心理活动的刻画，使读者感受到摩诃摩耶性格的软弱。

小说《素芭》中：“小溪的微语、村人的声音、船夫的歌鸣、鸟鸣、叶响，都和她的心跳揉在一起。”^④一曲大自然的交响乐，抒发了女主人公遭人歧视后内心的忧伤。

在《邮政局长》里：“在一个淫雨初晴的中午，和煦而温馨的微风吹拂着，在阳光的沐浴下，花朵、枝叶、吐放着一阵叫人醉的芳香……”^⑤——触景生情，主人公那缠绵哀怨的情愫，鸟儿和枝叶似乎都能感受到。

在泰戈尔的作品人物与景物描写总是和谐交融，在描写的景物中烘托人物的品质或内心感受，同时人物的品质或心情等也因景物描写得以彰显。

三、对比中彰显人物

生活是复杂的，总是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混杂。为了更好的表现人物的美好品质，作家们也热衷于运用对比的方法塑造人物形象。在鲜明的对比中，人物品质更为彰显。十九世纪法国浪漫主义作家雨果曾提倡美丑对照原则，在《克伦威尔》序中写道：“她会感到，万物中的一切并不都是合乎人情的，她会发现，丑就在美的旁边，畸形靠近一切，丑怪藏在崇高的背后，美与恶并存，光明与黑暗相共。”^⑥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中，对比手法的运用较为突出，通过不同人物间的对比，塑造性格、品质各异的人物，体现作者鲜明的爱憎。《摩诃摩耶》中这种手法的运用就比较明显。首先，以摩诃摩耶为代表的社会弱者，与以她哥哥帕凡尼查兰为代表的封建恶势力形成强烈对比。当摩诃摩耶与罗普波在神庙约会帕凡尼查兰撞见，他只是默默地平静地看了他们一

眼，转身离开了神庙，摩诃摩耶没有丝毫的反抗，也一声不响的随他离去。当天夜里，帕凡尼查兰又只说了句“跟我走”，就把摩诃摩耶送给了位垂死的老婆罗门。第二天她成了寡妇并且随夫火葬。从这些看起来十分简洁的描述中，读者强烈地感受到封建势力的强大，封建制度等级森严；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出身名门，生活在封建统治黑暗年代，特别是在封建意识浓厚，顽固又守旧的专制的哥哥照料下长大的柔弱女子，摩诃摩耶也没能摆脱封建意识对她的毒害。其次，文中年轻貌美的摩诃摩耶与老朽垂死的老婆罗门的结合形成强烈对比。他们一个年轻，一个老朽，一个美貌动人，一个面目丑陋，一个充满生命活力，一位行将就木。透过上述一系列的对比，种姓制度的不合理与寡妇陪葬制度的惨无人道也就昭然若揭了。两相映照，摩诃摩耶的悲剧形象更丰满，更发人深思。再者，罗普波与摩诃摩耶也形成对比。罗普波无畏地向摩诃摩耶表白爱情，希望与她结合，可她却碍于门第观念和封建陋习，毫不含糊地拒绝了他。真正的爱情是经得起一切艰难困苦考验，是两人间的同甘共苦，荣辱与共，是灵与肉的统一。当他们的爱被那道令人绝望的面纱窒息之时，罗普波鼓起十二分的勇气摘下了它，可摩诃摩耶却怯于面对残酷的现实。她绝情地离开了深爱她的人，无论她如何为自己的行为忏悔……在这一系列的对比中，读者更深刻地感受到封建势力的强大，种姓制度、殉夫等陋俗的惨无人道，也加深了他们对这对自幼青梅竹马，理应结成伉俪的青年，因种姓制度、门第观念等无形障碍，恋情以悲剧告终的无限同情。

运用对照手法彰显人物品性的作品不胜枚举，《法官》中，善良、柔弱的卡希洛达被生活所逼投井未遂，而造成这罪恶的元凶莫希特，竟坐在法庭上宣判她的死刑。美与丑、善与恶的对比何其鲜明，读罢，让人不禁黯然神伤。《太阳雨乌云》中，坚持正义，疾恶如仇，与邪恶势力作顽强斗争的沙西山和以吉莉芭拉的父亲哈拉库玛为代表的封建势力及愚昧麻木的下层民众同样对比鲜明。《练习本》中，渴求知识的乌玛与作为文化人的丈夫对她的嘲弄、打压也让人过目难忘。

泰戈尔短篇小说的人物塑造成功地运用了对比手法，在一系列的对比中，是与非，善与恶，强大与弱小，坚强与软弱形成鲜明对比，人物的品性得以突出。

四、跌宕起伏的情节中展现人物

常言说，文似看山不喜平。这句话强调文章情节的跌宕多变对读者的影响。

在短篇小说中，情节的营造尤为重要，作家在有限的篇幅中塑造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就必然会追求小说情节的起伏多姿。泰戈尔一向倡导文学对读者的美感作用，在一篇文章中说：

“从前说：美给人以快感，由此，在文学中应该有美的地位。实际应该说，心灵把赋予快感的东称为美，那个东西才是文学的材料。文学通过某种东西，唤醒美感，这不是主要的，只有通过深刻的感受，美 就能被证明。人们是否说它美无关紧要，心灵在世上无数被鄙视的事物里承认了它。”^⑦

这段话形象生动的说明了文学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文学需要给人以美感，需要给读者带来心灵的愉悦，文学如不具备美的特质，不能引起人们美的快感，某种程度上说就会失去艺术的品格。在其短篇小说中，泰戈尔特别注重故事情节的营造。

《摩诃摩耶》中，情节发展曲折起伏，扣人心弦。小说可分为三部分：秘密约会被捉；出嫁、殉夫、死里逃生；真实面目被觑，毅然出走。故事由两人的秘密约会开始，罗普波向摩诃摩耶求婚，摩诃摩耶先是断然拒绝，而后似乎无奈的应允。当两人依依难舍、如胶似漆之时，摩诃摩耶的哥哥突然出现，并威严的，不容辩驳地带走了她。紧接着写了年轻貌美的摩诃摩耶在封建淫威的胁迫下嫁给一位垂死的老婆罗门。然而厄运再次降临到她的头上，第二天她成了寡妇。可更为残酷的事情接踵而至——摩诃摩耶要和她丈夫的尸体一起火葬，这把她人物的悲剧推至了极点。然后情节陡转，摩诃摩耶死里逃生并与罗普波团聚，可是，邪恶势力以面幕的形式幽灵般出现，爱情与邪恶继续斗争。摩诃摩耶的出走使悲剧达到高潮。罗普波揭开面幕的行动是爱情对邪恶的搏击。然而，邪恶的一方胜利了，爱情被毁灭，这是悲剧冲突的结局。在短短的篇幅中，故事情节跌宕起伏，把摩诃摩耶多舛的命运展现得淋漓尽致。

在小说《是活着，还是死了？》一文中，寡妇康塔宾尼突然死了，家人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准备草草地将她火化完事。故事情节很快发生逆转，被送到火葬场后，她又苏醒过来。接着，写她入住好朋友速格美亚家里，可是好景不长，速格美亚的丈夫听到外面的传闻——康塔宾尼已死。他们渐对其疏离，并心怀恐惧、怨恨。在这种氛围里，在无爱的人间，原本正常的康塔宾尼也神经错乱了一搞不清自己是否活着。当她无处可投，再一次回到家里，无论她如何辩白自己还活着，已经没人相信她是阳世间的活人了，就连襁褓中的侄儿也似乎哀求她离开。绝望之中，她纵身跳入井中，投入另一个冥冥世界，去证实她先前并不是游荡世间的阴魂鬼魅。读罢这篇小说，读者在为这位寡妇的悲惨命运抛洒同情之泪的时候，也为作者的高超写作技巧叹服。其他的如《解脱》中的两位男主人公的近乎传奇般的经历让人忍俊不禁；《得救了》中谷瑞的遭遇也写得一波三折，扣人心弦。

泰戈尔的短篇小说注重情节的跌宕起伏，使小说始终充满张力，读者的阅读兴趣被充分调动起来。用接受美学理论来说，文中的悬念为读者设置许多不定点，读者积极参与到文章的建构中，得到审美享受。另一方面，在多变的注重中，人物的描写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除了以上特点之外，泰戈尔的短篇小说还注重人物心理的描写，及让第一人称的“我”同作品中的人物交流感情等手段来塑造人物。简言之，泰戈尔的短篇小说不仅在印度小说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其在人物形象塑造上也取得很高的艺术成就。

参考文献

- [1]《饥饿的石头》，漓江出版社，1983年版，第1页
- [2]《泰戈尔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19卷，第6页
- [3]《泰戈尔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第107页
- [4]《泰戈尔作品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卷，第77页
- [5]《吉莉芭拉》，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第19页
- [6]《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读》，伍鑫甫，胡经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27页
- [7]《泰戈尔全集》，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卷，第303页

作者簡介：

张志平（1973-），男，河南省信阳市人，文学硕士，昆明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基础教学部讲师，研究方向：主要从事外国文学研究。